

■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 ■

荡寇志

◆ 俞万春 著

(上)



时代文艺出版社

导 读

笃 者

近代长篇小说《荡寇志》系借元末明初行世的经典名著《水浒传》中故事之“续貂”之作。小说接《水浒传》70回之后，续作上篇70回去，结子一回，故又名之《结子水浒传》。

作者俞万春（1794—1849），字仲华，今浙江省绍兴人。出身诸生，生于清朝乾隆末年，歿于道光年间。晚年信奉道释，别号忽来道人。

俞万春曾因道光十一、二年参与镇压湘西瑶族以赵金龙为首的农民起义军而“以功获议叙”，后回浙江杭州行医。

《荡寇志》作于1826—1847年间，作得“未遑修师而歿”，1851年由其子龙光修订润色后，刊行问世，前后凡26年。

作者有感于清朝自嘉庆以来危机日甚，封建帝国摇摇欲坠，便积极为清王朝统治阶级出谋划策，并跻身于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军”行列。不仅如此，作者还站在维护清王朝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对褒扬梁山起义英雄的《水浒传》污为“伪出”，尤对《水浒传》中宋江待梁山好汉受朝廷招安的内容视为水火，为贬抑《水浒传》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要提笔而“杜邪说于既作”，接《水浒传》70回以后，一改《水浒传》的作品主旨，续作70回，旨在说明“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许”，梁山泊108位英雄非死即诛，“无一能逃斧钺”的残酷结局，以此标榜其“知忠义之不可伪托，而盗贼之终不可为”的卫道立场。旨在宣扬其“只有朝廷除巨寇，那堪盗贼统官军”的政治主张。《荡寇志》结子一回中，作者不无得意地呼道：“续貂著集行于世，我道贤奸太不分！”明明白白地道出了作者写作《荡寇志》以“尊王灭寇”为主旨的鲜明立场和动机。

因此，俞万春的《荡寇志》一经刊行问世，便受到封建统治阶层的吹捧和肯定，同时也遭到广大读者和有识之士的抵制和批判。作品对梁山英雄的深恶痛绝，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赤诚所拥护，构成了与《水浒传》截然对立的“伪书”。

《荡寇志》全书所交肆的“尊王灭寇”思想以及对农民起义的无端斥责诋毁，进而将宋江等108位起义英雄污为“盗魁”，“杀人放火”的“贼魁”，作品的反人民性有目共睹。因此，历来视《荡寇志》为一部坏书而受到世人批判和否定。作为一部文学作品，遂成为后世批判封建主义的靶子和“反而教材”。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校点本。

《荡寇志》以明末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70回本而续作，即金圣叹删去了120回本的《水浒传》的后50回，添了个卢俊义的噩梦作为结尾而续束，第一回开篇便说卢俊义“当夜做了一场凶梦，梦见长人嵇康手执一张弓，把一百单八个

好汉都在草地尽数处决，不留一个。”由此展开了“那深山上一百八个好汉便是如此了结，正应了那年卢俊义之梦。”的“荡寇”之志。

《荡寇志》的主要情节，是写告休管营提辖（梦军教头）陈希真陈丽卿父女受当朝权奸高求父子的迫害，受侮不忍的情况下，怒杀了高府的差役，又痛殴了花花太岁高衙内，暗夜弃家已命。陈希真你女虽然亡命他乡，时时被官府追缉，又有梁山好汉邀主其“入伙”，但却胸性对朝廷的耿耿忠心，一副报效“天子”的热肠始终不泥，坚决不上梁山“落草为寇”。相反却是忍辱负重，在奔亡途中一路斩杀“草寇”，并昼夜习炼“神功”，塔纳忠于朝廷的官军云无彪、刘广、祝永清（《水浒传》中祝家庄的头领）等，结成至亲关系，专与梁山泊有义军作对，以赚杀梁山泊义军的行为来洗刷自己的“犯上”之罪。书中将陈希真父女写成天神降世，陈希真带罪征讨梁山人马，造出盖世无双的“九阳”巨钟，运用所谓的“五雷都箫大法”，使宋江的“贼兵”死伤无数。陈希真的爱女陈丽卿也不了得，冲阵斩将如入无人之境，真个是所向无敌。还有“女诸葛”之称的刘慧娘，也是天神下凡，不仅谋兵驱策，几败梁山“智多星”之妙计，更能制造具有现代战争中故取皆能的“陷地鬼户”，使梁山义军几遭重创……

总之。《荡寇志》中的官军将帅个个能征善战，且又仁厚重义，忠勇兼俱，无往不胜。而作者笔下的梁山泊英雄却是徒有虚名。不是打家掠舍，“夺财”“掠女”的“强盗”，便是两面三刀的骗子，全非“官军”的对手。即使有几个“拼命三郎”也仅赋“匹夫之勇”，神箭手花荣矢不中的，没羽箭残清投石落空……大小头领先后死天非命。

自此，作者将“官军”与“贼兵”的攻伐军势设计的以石击卵，梁山泊义军必败无他，惟有投降或被“擒拿正法”。作者在“结子”一回中说道“在下听得施耐庵，金圣叹两先生都是这般说，并没有甚么宋江受了招安，替朝廷出力征讨方腊，生为忠臣，死为正神的话；也并没有甚么混江龙李俊投奔海外，做暹罗国王的话。这些都是那些不长进的小厮们，生就一副强盗性格，受着那一百单八个好汉十分垂涎，十分眼热，也要学样去做他，怎奈清平世界，王法森严，又不容他做，没法消遣，所以提到那些强盗当日的威风，思量强盗日后的便宜，又望朝廷来赔他的不是，一相情愿，嚼出这番舌来。”

最后，作品让陈希真父女等与朝廷巨要殿帅府掌兵太尉经略大将军燕国公张叔夜，率领大军，攻破三关，杀上梁山大寨，闯入忠义堂，将所余 36 位好汉以“勘盗”为名，罗以“罪大恶极”、“怙恶不悛”、“潜蓄异谋”、“倡为盗首”等罪名，凌迟处死，填平了山寨。

《荡寇志》第 68 回将宋江等 36 人押进东京，也极力渲染官军的威仪，而写“那宋江等三十六贼都反剪捆缚，远远跪在街道之外。”“不知宋江怎样一个三头

六臂的模样，都要来瞻仰瞻仰。……内中有几个明白事体的说道：宋江是个大奸大诈的人。外面做出忠相貌，心内却是十分险恶。只须受他东枪西掳，杀人不转眼，岂不是个极凶极恶的强盗！”至此，作者完成了“尊王灭寇”的主旨，并用书中的人物斥责农民起义：“贪官污吏干你甚事？邢赏黜陟，天子之称也；弹劾奏闻，台臣之称也；廉访纠察，司道之职也。”其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嘴脸跃然纸上。

《荡寇志》全书至 68 回虽将宋江等 36 名梁山英雄尽数杀戮，作者仍感余恨未消，运用天命思想，由“荡神君”张叔夜率领陈希真、刘广、云天彪等“雷神”36 天将 18 名“散仙”齐辅天朝，“招安”务去“荡妖灭寇”，108 道“妖气”仍归“地窟”，令其永世不得见天日。

正篇之后，作者又编造出所谓的民谣，叫做“天遣魔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又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为迷惑后世，以假乱真，造出“牛渚山群魔归石碣，飞云峰天女显灵踪”，一节，借已成“仙”的陈丽卿之口说出“五百年后，我去教忽来道人俞仲华撰一部《荡寇志》与你们大家妥。”作者的用心“良苦”确非等闲。

《荡寇志》虽是一部坏书，确也堪作反面教员供后人批判，之所以至今仍保持其书原貌，再次出版，盖因其在艺术上尚有一二可取之处。

在近代长篇小说的比较中，《荡寇志》的行文布局，造语设景仍具匠心，刻人状物，文字精练流畅，某些情节，亦具真情实感，多有动人之处。至于作品中对于贪官污吏的认识，乃是作者欲为封建王朝“正名”“补天”的极大讽刺，读者自然明了。

主要人物表

- 陈希真 原为禁军教头，后落草，平宋江后受封。
- 陈丽卿 陈希真之女，平宋江后受封。
- 云天彪 先后为景阳镇、马陉镇总管，平宋江后受封。
- 云 龙 云天彪之子，刘慧娘之夫。
- 刘 广 安乐村大户，陈希真之襟丈。平宋江后受封。
- 刘慧娘 刘广之女，有“女诸葛”之称。
- 祝永清 陈丽卿之夫。
- 张叔夜 重臣，平宋江后被册封为开国郡王。
- 苟 桓 猿臂寨原寨主，让位给陈希真。
- 金成英 武解元，张叔夜中军部将。
- 哈兰生 归化庄都团练，云天彪部将。
- 召 忻 召村村主。
- 刘 麒 刘广之子。
- 刘 麟 刘广之子。
- 真祥麟 猿臂寨头领，陈希真部将。
- 栾廷玉 陈希真部将。
- 康 捷 张叔夜中军部将。
- 范成龙 猿臂寨头领，陈希真部将。
- 唐 猛 随范成龙为救刘慧娘猛擒神兽。
- 贺太平 山东安抚，参赞大臣。
- 徐 和 徐槐之族兄。
- 徐 槐 先后任郓城知县、曹州知府、平梁山泊时身死。
- 颜树德 徐槐部将。
- 徐青娘 徐和之侄女，颜树德之堂婶娘。
- 江恭人 献梁山地图给徐槐。
- 魏辅梁 祝永清之世叔，为官军卧底梁山。
- 真大义 真祥麟之同曾祖兄，卧底梁山。
- 蔡 京 权奸。
- 童 贯 权奸。
- 高 俅 权奸。

高衙内 高俅之子，曹任知府，被林冲烹杀。

梁 橫 曹州都监，曹州城破后自刎。

宋 江 梁山泊主帅。

吴 用 梁山泊军师。

卢俊义 梁山泊副帅。

公孙胜 梁山泊军师。

戴 宗 梁山泊头领。

关 胜 梁山泊头领。

林 冲 梁山泊头领。

秦 明 梁山泊头领。

呼延灼 梁山泊头领。

花 荣 梁山泊头领。

鲁智深 梁山泊头领。

武 松 梁山泊头领。

李 逵 梁山泊头领。

阮小二 梁山泊头领。

张 清 梁山泊头领。

杨 雄 梁山泊头领。

石 秀 梁山泊头领。

凌 振 梁山泊头领。

王 英 梁山泊头领。

扈三娘 梁山泊头领。王英之妻。

张 青 梁山泊头领。

孙二娘 梁山泊头领。张青之妻。

顾大嫂 梁山泊头领。

邝金龙 冷艳山头领。

马 元 清真山头领。

狄 雷 青云山头领。

施 威 盐山头领。

赵 富 虎翼山头领。

火万城 紫盖山头领。

王 良 紫盖山头领。

白瓦尔罕 紫盖山头领

目 录

第一回	猛都监兴师剿寇	宋天子训武观兵	(1)
第二回	女飞卫发怒锄奸	花太岁痴情中计	(14)
第三回	北固桥郭英卖马	避邪巷希真论剑	(21)
第四回	希真智斗孙推官	丽卿痛打高衙内	(30)
第五回	东京城英雄脱难	飞龙岭强盗除踪	(39)
第六回	九松浦父女扬威	风云庄祖孙纳客	(50)
第七回	皂英林双英战飞卫	梁山泊群盗拒蔡京	(63)
第八回	蔡京私和宋公明	天彪大破呼延灼	(76)
第九回	蔡太师班师媚贼	杨义士旅店除奸	(85)
第十回	高平山腾蛟避仇	郓城县天锡折狱	(92)
第十一回	张渚智稳蔡太师	宋江议取沂州府	(100)
第十二回	宋江焚掠安乐村	刘广败走龙门厂	(108)
第十三回	云天彪大破青云兵	陈希真夜奔猿臂寨	(117)
第十四回	苟桓三让猿臂寨	刘广夜袭沂州城	(127)
第十五回	云总管大义讨刘广	高知府妖法败丽卿	(140)
第十六回	女诸葛定计捉高封	玉山郎请兵伐猿臂	(149)
第十七回	陈道子夜入景阳营	玉山郎赘姻猿臂寨	(160)
第十八回	演武厅夫妻宵宴	猿臂寨兄弟归心	(169)
第十九回	陈丽卿力斩铁背狼	祝永清智败艾叶豹	(179)
第二十回	陈道子草创猿臂寨	云天彪征讨清真山	(190)
第二十一回	傅都监飞锤打关胜	云公子万弩射索超	(200)
第二十二回	梁山泊书讽道子	云阳驿盗杀侯蒙	(210)
第二十三回	张鸣珂荐贤决疑狱	毕应元用计诱群奸	(220)
第二十四回	司天台蔡太师失宠	魏河渡宋公明折兵	(229)
第二十五回	陈道子炼钟擒巨盗	金成英避难去危邦	(238)
第二十六回	凤鸣楼纪明设局	莺歌巷孙婆诱奸	(249)
第二十七回	阴秀兰偷情酿祸	高世德纵仆贪赃	(257)
第二十八回	豹子头惨烹高衙内	笋冠仙戏阻宋公明	(266)
第二十九回	礼拜寺放赈安民	正一村合兵御寇	(276)
第三十回	童郡王饰词谏主	高太尉被困求援	(284)
第三十一回	猿臂寨报国兴师	蒙阴县合兵大战	(292)

第三十二回	金成英议复曹府 韦扬隐力破董平	(300)
第三十三回	高平山叔夜访贤 天王殿腾蛟诛逆	(309)
第三十四回	宋公明一月陷三城 陈丽卿单枪刺双虎	(318)
第三十五回	云天彪收降清真山 祝永清闲游承恩岭	(326)
第三十六回	魏辅梁双论飞虎寨 陈希真一打兗州城	(335)
第三十七回	东方横请玄黄吊挂 公孙胜破九阳神钟	(345)
第三十八回	真大义独赴甑山道 陈希真两打兗州城	(353)
第三十九回	吴加亮器攻新柳寨 刘慧娘计窘智多星	(362)
第四十回	祝永清单入卖李谷 陈希真三打兗州城	(370)
第四十一回	陈义士献馘归诚 宋天子诛奸斥佞	(378)
第四十二回	徐槐求士遇任森 李成报国除杨志	(388)
第四十三回	白军师巧造奔雷车 云统制兵败野云渡	(397)
第四十四回	宋江攻打二龙山 孔厚议取长生药	(405)
第四十五回	高平山唐猛擒神兽 秦王洞成龙捉参仙	(413)
第四十六回	陈念义重取参仙血 刘慧娘大破奔雷车	(422)
第四十七回	云天彪进攻蓼儿洼 宋公明袭取泰安府	(432)
第四十八回	陈总管兵败汶河渡 吴军师病困新泰城	(442)
第四十九回	徐虎林临训玉麒麟 颜务滋力斩霹雳火	(452)
第五十回	徐青娘随叔探亲 汪恭人献图定策	(461)
第五十一回	六六队大攻水泊 三三阵迅扫头关	(471)
第五十二回	吴用智御郓城兵 宋江奔命泰安府	(481)
第五十三回	东京城贺太平诛佞 青州府毕应元荐贤	(491)
第五十四回	汶河渡三战黑旋风 望蒙山连破及时雨	(500)
第五十五回	陈丽卿斗箭射花荣 刘慧娘纵火烧新泰	(509)
第五十六回	凌振舍身轰郓县 徐槐就计退头关	(518)
第五十七回	哈兰生力战九纹龙 庞致果计擒赤发鬼	(527)
第五十八回	水攻计朱军师就擒 车轮战武行者力尽	(536)
第五十九回	吴用计间颜务滋 徐槐智识贾虎政	(545)
第六十回	丽卿夜战扈三娘 希真昼夜逐林豹子	(553)
第六十一回	云天彪旗分五色 呼延灼力杀四门	(563)
第六十二回	徐虎林捐躯报国 张叔夜奉诏兴师	(572)
第六十三回	冲头阵王进骂林冲 守二关双鞭敌四将	(582)
第六十四回	沉螺舟水底渡官军 卧瓜锤关前激石子	(590)
第六十五回	鲁智深大闹忠义堂 公孙胜摄归乾元镜	(598)

第六十六回	宛子城副贼就擒 忠义堂经略勘盗	(606)
第六十七回	夜明渡渔人擒巨魁 东京城诸将奏凯捷	(614)
第六十八回	献俘馘君臣宴太平 涣降生雷霆彰神化	(622)*
第六十九回	云天彪进春秋大论 陈希真修慧命真传	(631)
第七十回	避邪巷丽卿悟道 资政殿嵇仲安邦	(640)
结 子	牛渚山群魔归石碣 飞云峰天女显灵踪	(649)

第一回

猛都监兴师剿寇 宋天子训武观兵

话说梁山泊上天罡^①星玉麒麟卢俊义，当夜做了一场凶梦，梦见长人^②嵇康^③手执一张弓，把一百单八个好汉都在草地尽数处决，不留一个。惊出一身大汗，醒转来微微睁开眼，只见“天下太平”四个青字，心头兀自^④忍不住的跳。想道：“明明清清是真，却怎么是梦？”披衣坐起，看桌子上那盏残灯半明不灭，便去剔亮了灯。再看那四壁静悄悄地，只听得方才那片哭还在耳边，真个不远。

卢俊义大疑，道：“怕他真有此事！”跳下床来，走到房门边细听。越听越近越不错：只在房门外天井里，哭得好不悲伤。卢俊义大怒道：“着鬼么，我此刻还怕他是梦！”便去床上拔了腰刀，右手提着，左手去拔了门闩，拽^⑤开房门，大踏步赶出天井里看时，只见满庭露气，残月在天，那片哭声兀自在青草里。卢俊义直赶到外边一看，呸，原来是青草堆里许多秋虫，在那里唧唧嘈嘈的乱鸣乱叫。卢俊义看了一转，走进房来，把房门仍旧关上，把腰刀插好了，坐在那把椅子上。灯光下想将起来，好不凄惶，叹口气道：“再不道我卢俊义今年三十三岁，却在这里做强盗。梦虽是假，若只管如此下去，这般景象难保不来。招安不知在何日，可恨那班贪官污吏闪到我这般地位！今日如果做得成，亦未尝不妙。”听那谯楼更次，已是四鼓一点。又想了一回，只得上床去睡。翻来覆去，那里睡得着，听着更鼓，渐渐五点。

正要睡去，忽听外面人声热闹。卢俊义听了半歇，愈加惊疑，正要起身去看，房门外一派脚步声已赶到房门前，乱敲乱叫道：“卢头领快起来！”卢俊义吃了一惊，跳下床来，忙问：“甚事？”外面两三个人应道：“头领快来，不好了！”卢俊义大惊，一面开门一面问道：“甚么事不好？”那四个外护头目道：“忠义堂上火起了，正烧着哩！”卢俊义听说是火起，倒反放了心，随那几个头目赶到忠义堂前。只见蒸天价的通红，那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已被大火卷去，连旗竿都烧了。宋江同许多头领立在火光里，督押火兵军汉各执救火器具，乱哄哄的扑救。

① 天罡(gāng，音刚)——古称北斗星。

② 长人——古称侍从皇帝身边的伶人。

③ 嵇康——三国时魏人，文学家、音乐家，遭人构陷被害。

④ 兀自——仍然。

⑤ 拽(zhuài，音拽)——拉。

那火那里一时救得灭？只见哔剥爆响，黑烟红焰，火片火鸦，翻滚滚滚的只顾往天上卷去。西风又大，烈焰障天，残月曙星都无颜色。那些水龙水箭横空乱射，好似与他浇油；满地下的水淋得像河里一般，那火总不肯熄。只见公孙胜打散头发，仗剑噀水^①，驱那力士天丁就摄泊里的水来泼。虽有几处乌云肯拢来，怎当得火势甚盛，反把乌云冲散，落下来的没得几点，全不济事。公孙胜只顾踏罡步斗，诵咒催逼，直到天色大明，火势已衰，那乌云方得盖紧，大雨滂沱^②，泼灭了余火。及至太阳出来，忠义堂已变了一片瓦砾白地，那两边的房屋，也不免延烧了几处。

众军汉把一切器具及各头领的箱笼什物，仍搬归原处。宋江到后面厅上落座，大怒，叫把忠义堂上本夜值宿的两个头目、三十个军汉一齐拿交铁面孔目裴宣，严讯因何失火，立等回报。山前山后各处头领已自得知火起，不敢擅离职守，都差人来禀安。少刻，裴宣亲来禀覆：“严讯两个头目，都供称四鼓时候看见一个人，身子甚长，手执着一张弓走上忠义堂来。众人喝问，那人并不答应。上前去捉他，却不见了。正骇异间，不知怎的却火起。又严讯众人，都这般说，只有几个睡着的说不知情。”卢俊义在旁边听得，心中大惊。众头领也都骇然。

只见宋江道：“这厮们眼见是不当心，不知薰蚊烟、煮饮食走了这火，却将这荒唐话来支吾！竟照我们定的条律，凡失火烧毁忠义堂、忠义堂上房，及军营内烧毁中军帐房不及令旗、令箭、兵符、印信者，不分首从皆斩立决律，斩立决。”说罢，便伸手去案上取那面刑人的白旗，拔下来掷去，就叫裴宣典刑。卢俊义忙上前止住道：“哥哥容禀：这事委实蹊跷。小弟四鼓之时也得一梦，梦见一个长人执弓到忠义堂，醒来便已火起。正与头目、军汉们的口供相符，恐真有别情。”宋江笑道：“兄弟，这班男女你救他则甚！我若赏罚不明，何以令众。”遂不听卢俊义的话，催裴宣斩讫报来。裴宣只得拾起那面旗来，走出去。只听得辕门外炮响，须臾血淋淋的三十二颗首级献于阶下。

裴宣缴令毕，宋江吩咐将首级去号令了，对众头领道：“皆因我宋江一个人做下了罪孽，平日不忠不孝，以致上天降这火灾示警。倘我再不改，还望众弟兄匡救我。”众头领道：“兄长过谦。”吴用道：“那日识天书的何道士在山上时，曾对小可说起。他说深明堪舆^③相地之术，说这梁山本是廉贞火体，那忠义堂紧

① 喔（xùn，音训）水——含在口中而喷出。

② 滂沱——（雨）下得很大。

③ 堪舆——风水。

对山前南旺营，门壁朱红的，又是甚么祝融^①排衙^②，今年七月尽防有火灾。小可以为无稽之谈，不放在心。今日果应其言，何不再叫他来问一声？”宋江道：“军师何不早讲。”便差人赍^③带银两去聘请何道士。这里山前山后众头领差来禀安问候的，络绎不绝。宋江也辞了众人，去上房里禀了太公的安。

不两日，何道士请到。宋江请他进来，见礼毕，赐坐。宋江问起忠义堂将要动工，却如何起造。何道士道：“小道前日在此曾对吴军师说起，七月大火西流之时，忠义堂必有火灾，今日果应。”将来造时，不可正出午向，须略偏亥山巳向兼壬丙三分，大利。四面都用厂轩，露出天日，比旧时低下三尺六寸。门壁不可用红，即使仪制如此，也须带紫黑色，不可全红。‘忠义堂’三字旧用全红金字，今须绿地黑字。如此起造，不但永无凶咎，而且包得山寨万年兴旺。”宋江大喜，便邀何道士同一干头领到那忠义堂屋基地上，那瓦砾已自打扫干净。何道士就在空地上安放罗经，打了向桩，另画了四至八道的界限。

都毕，宋江设筵款待。宋江闲问道：“山下近来有甚新闻否？”道士道：“别的没有，只有近来一个童谣，不知怎解。”便说那童谣道：“‘山东纵横三十六，天下下来三十六。两边三十六，狼斗厮相扑。待到东京面圣君，却是八月三十六。’人都解他不出。”宋江笑道：“‘东京面圣君’，明明是应我们将来受招安之意。”吴用道：“谣里之言共四个三十六，那三个正应我们现在一百八人之数，还有一个想是未来的弟兄之数。”宋江便邀何道士入伙，道士道：“深蒙头领雅爱，只是小道有个老娘染患疯瘫之症，不能起床，受不得惊恐。先父歿^④了多年，兀自未曾入土。更加家兄出仕在外，恐连累他。”宋江道：“既如此说，待令堂归天之后，邀令兄同来聚义。”何道士欣然应了。宋江将金帛谢了道士，便叫道士一发择个吉日兴工。那道士把左手五个指头掐了一回，选就了一个黄道吉日。当日，宋江着人送道士下山，便叫青眼虎李云采办木料砖石等物，依吉日动工起造。直到十二月，方才落成，依旧金碧辉煌，焕然一新，仍竖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忠义堂两边，又造了两座招贤堂，凡有以后入伙，在一百八人之外者，便都在招贤堂上依先后入门排坐位。众头领连日庆贺欢饮。

那梁山泊一百八人，自依天星序位之后，日日兴旺，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准备拒乱官军，攻打各处府厅州县的城池。自那徽宗政和四年七月序位之后，至五年二月，渐啸聚到四十五六万人。连次分投下山，打破了定陶县；又渡过魏

① 祝融——火神。

② 排衙——旧时长官升座，陈设仪仗，僚属依次参见，分立两旁。

③ 赍(jí，音基)——怀着，抱着。

④ 歿(mò，音默)——死。

河，破了濮州；又攻破了南旺营、嘉祥县；又渡过汶水，破了兗^①州府、济宁州、汶上县。宋江又自引兵破了东阿县张秋镇、阳谷县。各处仓库钱粮都打劫一空，抢掠子女头口不计其数，都搬回梁山泊。吴用又劝宋江说：“孤山恐难久守，择平地州县有形势之处，把据几处不妨。”宋江便教豹子头林冲带领赤发鬼刘唐、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操刀鬼曹正，带八万人马，镇守濮州；双鞭呼延灼带领天目将彭衙、百胜将韩滔、圣水将军单廷珪、神火将军魏定国、活阎婆王定六、险道神郁保四，带九万人马，镇守嘉祥县，兼管南旺营。其南旺营，便是单廷珪、魏定国带领王定六、郁保四驻扎。八字大开，向着东京，各处的官军那里敌得他过。

四方的亡命强徒，流水般的归附梁山。看官数与你听：都是沂州府管下青云山、江南冷艳山、直隶盐山、青州府管下清真山，那几处的强徒都倚仗着梁山做主，年年进纳供奉。别处且不题，单题那盐山上四个为头的最利害。一个叫做金毛犧^②施威，本是个私商头脑，因醉后强奸他嫂子，他哥哥叫人拿他，他索性把哥哥都做手^③了，逃来落草；一个叫做毒火龙杨烈；一个叫做截命将军邓天保；一个叫做铁枪王大寿。四个都是狼躯虎背的好汉，擎天倒海的英雄，同心合意，统着四五千喽啰，据着盐山。梁山泊的党羽，此一处最强。

那时正是政和五年二月下旬，梁山上宋江、吴用正同众头领商议大事，忽报上来说：“直隶盐山有公文到，差体己人在此。”宋江唤入。那人进来叩首毕，递上公文。拆开看时，上面说：“东京蔡京因大寨破了大名府，撺掇^④赵头儿起二十万大兵，要来侵伐大寨。隆冬不便兴兵，今年春暖，官家日日操演人马，不日就要起兵。”宋江道：“我们早知道了，正在此要差人去探听备细。”那人又呈上一封信，上写着施威等于正月间攻打南皮县，吃沧州、东光两个兵马都监，一个是邓宗弼，一个是辛从忠，引兵杀败，“我兵即忙退回。叵耐^⑤那两个都监，引二千多官兵逼到盐山。我军连战不利，乞大寨救援。”宋江、吴用都吃一惊。

宋江叫那人且退，同吴用商量道：“施威等已归附我们，为我们的辅佐，不能不去救他；东京又来，怎好？”吴用道：“那怕东京二十万来，对付得他，只不知是何人为将。施威受困，如何不去救？就差美髯公朱仝^⑥、插翅虎雷横带一千

① 兗(yǎn，音演)

② 犧(hǒu，音吼)——兽名，似犬。

③ 做手——杀害。

④ 撀掇(chānduo，音蹿多)——从旁鼓动。

⑤ 苛(pǒ，音筐)耐——(贬义)不可容忍。

⑥ 兜(róng，音同)——同“同”。

兵马，明日就动身。东京之事，差戴院长带一个伴当去打探备细。”只见徐宁说道：“小弟在东京有个至交朋友，姓范，名天喜，现在蔡京府里做旗牌。小弟修一封信去劝他入伙，戴院长就在他那里好居住。”小霸王周通道：“说起范天喜，我在东京时也认识他，我便同戴院长去。”宋江大喜，便教徐宁快修起书来。吴用道：“不必请他上山，就教他在东京。戴院长来往好在他家歇脚，这里财帛照股分与他。”

到了次日，朱仝、雷横点齐人马正要起身，忽报盐山又有紧急公文到来。宋江取来拆看，上写着：“邓宗弼用埋伏计，施头领遭擒，共伤了八百多人。求大寨速发救兵！”宋江、吴用都大惊。宋江便要亲自去救。吴用道：“哥哥岂可轻动。”便传令教再添霹雳火秦明、急先锋索超二位头领，再加一千人马，一同速去。李逵也要去，吴用道：“东京兵马便来，正有用你处。”止住了他。又叫戴宗、周通亦同往：“如无大事，便往东京；倘有缓急，速来通报。”

六位头领一齐辞了宋江，带领二千人马，星夜飞奔盐山，一路秋毫无犯。不日到了盐山，邓天保、王大寿下山来迎。六个头领见那二人同喽啰都挂着孝服，连忙惊问，方知毒火龙杨烈前日上阵，中了辛从忠的飞标阵亡，只夺得没头的尸首回来。秦明听罢，大怒道：“我们都不要上山，就去厮并他，倒要看怎样一个邓宗弼、辛从忠！”索超也要去。朱仝劝道：“孩儿们辛苦了。”雷横道：“天色已晚，何争一夜。”邓、王二人俱劝道：“诸位鞍马劳顿，且请少歇。”都一齐上山。邓、王二人吩咐杀牛宰马，与众人接风，犒赏三军。那杨烈的尸身已用香木刻了头颅，盛殓好了。秦明动问邓宗弼、辛从忠二人的形状，邓天保道：“那两个都是北京保定人。那邓宗弼身长七尺五六寸，使两口雌雄剑，各长五尺余；那辛从忠使丈八蛇矛，身长八尺。”王大寿道：“那辛从忠一手好飞标，杨二哥正被他伤。”秦明、索超听了，恨不得天就亮。吃饱酒饭，气忿忿的都去睡了。

一早起来，众好汉吃些饮食，只留戴、周二人守寨，其余六筹好汉点起了喽啰，到官军营前挑战。邓宗弼、辛从忠正领了人马要来厮杀，恰好两阵对圆。邓、辛二位英雄，威风凛凛立马阵前。那邓宗弼头戴乌金盔，身穿铁铠，面如獬豸^①，双目有紫棱，开阖闪闪如电，虎须倒竖，腕下挂着霜刃雌雄剑，坐下惯战嘶风良马；那辛从忠面如冠玉，剑眉虎口，赤铜盔，锁子甲，骑一匹五花马，手挺丈八蛇矛，腰悬豹皮标囊。两个英雄立在阵上，分明是两位天神，一齐大叫道：“杀不尽的草寇快出来！”那边秦明脑门气破，不待布阵完，飞马先出，大叫：“认得霹雳火秦明么！”邓宗弼大骂道：“背君贼子，还在人间！”秦明大怒，直取邓宗

① 獬豸 (xièzhì, 音谢治)——古代传说中的异兽。

弼，宗弼舞剑敌住，索超亦拍马上来夹攻，辛从忠出马来迎。两边阵上战鼓齐鸣，喊声大振，朱仝、雷横、邓天保、王大寿一齐都出。只见邓宗弼剑光落处把秦明的马头砍落，秦明掀下地来，幸亏朱仝马到救了回去。五个好汉攢那两个英雄。秦明飞跑回阵，换了马重复出来。正酣战间，忽然天色变了，风雷大起，骤雨、雹子一齐下来，两边只得收了兵。

到晚来风雨甚大，一连三日不止。邓宗弼与辛从忠商量道：“我兵粮草将完，这雨看来一二日不能止，器械都湿透。他那厮又来了帮手，不如权且收兵。”从忠道：“他来追怎好？”宗弼道：“我已安排下了。”都依计而行，把施威的槛车钉坚固了，用木桶盛了杨烈的首级，连夜冒雨退兵。去了四日，秦明等方哨探得是个空营，悬羊击鼓，虚插旌旗。众好汉要追赶，探得已是去远。众好汉都望西痛哭而回。

秦明、朱仝道：“这厮必把施大哥解赴东京，这里去劫，路又不便。叫戴宗、周通速去东京托范天喜，万一有门路救得，亦未可定。”戴、周二人忙作起神行法来，冒雨而去。秦明等一面申报梁山，恐官兵再来。又住了几日，天已晴明，恰好梁山上探问信息。秦明先发文书稟复，对邓、王二人道：“待回大寨与公明哥哥、吴军师商量，替二位头领报仇。”却同了索超、朱、雷等带了本部兵马，快快而回。

却说邓、辛二将亲自断后，将施威正身、杨烈首级直解到景州来。天色晴正。景州太守大喜，一面详报冀州留守司，一面加派得力将弁^①，多添军健，一同解到冀州。邓、辛二将把本部人马都安顿本营，自己带了随身兵役将弁，一路小心解去。冀州留守司听说拿了施威、斩了杨烈，大喜，亲出郊外迎接。邓、辛二人忙下马施礼，随着留守司进城。看的人无千无万，都说道：“害人强贼，今番吃拿。了。这厮一身横肉，正好喂猪狗！”施威在槛车内骂道：“待老子二十年后，再来收拾你们！”又看了邓、辛二人道：“这两位将军好了得。”留守司与他们把了下马杯，簪了花^②。邓、辛二将又把那活擒的二百多人，并首级五百余颗，都一发献上。留守司先把施威收入死囚牢里，对邓、辛二将道：“二位将军战阵辛苦。本司这里先申奏朝廷，从优保举。贼犯我自拨干员解到东京去，二位将军回营候旨。”二将谢了，自回沧州、东光去。留守司传令把那二百多喽啰分绑各城门，尽行斩首；并那五百余颗首级，都去号令。把那施威取出来，并那杨烈的首级，俱派上等将校，多带官兵，解去东京。一面又檄各路营汛防护，那个敢来抢夺。一面写了奏章，少不得把自己也叙些功在里面。

① 弁(biàn，音便)——古称低级武职。

② 此句“下马杯”即下马酒，“簪了花”谓披红挂花。

那日天子正同枢密院、兵部商议征讨梁山的庙算，接到冀州留守司这道本章，龙颜大悦，也不交兵部议奏，自提御笔，降旨升授邓宗弼为天津府总管、辛从忠为武定府总管，就着来京引见，部下将弁照例升赏。官兵有功者擢升，死伤者轸恤^①，其余都赏钱粮三个月。又赏二将白银各一千两、玉带各一围，冀州留守司、景州太守亦各加恩。又谕众臣道：“武将擒斩盗贼，本不为十分奇异。朕特念方当大阅发兵之际，此二将却深慰朕意，不能不破格鼓励，非朕滥恩也。”便传旨将杨烈首级号令，施威交兵、刑二部审讯了，押去市曹凌迟处死。那时戴宗、周通已早到了范天喜家，知道这事，大家只叫得苦，那里去寻门路救他。只得同范天喜商量，偷得些残骨碎肉瘗^②埋了。

戴宗、周通都催范天喜速去打听：“几时兴兵，将帅是那几个？早早付回信。弟等要回去了，公明哥哥十分盼望。”天喜道：“里面机密得紧，实无处打听。据蔡京的意思，恨不此刻便到梁山泊，但不知官家的意思怎么。明日是蔡京代天检阅的日子，我和二位打扮了混进御教场探听，或者得他些口风。明日却不是我的班期，没公事缠障，再借两面腰牌与二位。”次日一早，范天喜叫戴、周二人一同公人打扮，带了腰牌，出了神武门，到御教场来。将近教场，只见许多披甲顶盔的已是纷纷走动。到得教场偏门首，把门的见他们是做公的，验了腰牌，都放了进去。范天喜低声对二人道：“若是官家亲来，我们却不能进来。”

三人到里面看时，只见那御教场十里正方，周围四十里，开方一百里，团团红墙围着。演武厅乃是九间大殿，朱门黄瓦，面前华表石兽，文石龙墀^③，都有朱红栅栏护着。左首将台上竖着一枝冲霄拔地的黄漆旗竿，上有一面杏黄旗；又一枝红旗竿，比那黄的短得一半，上有一面红旗，大大书着一个“帅”字：都随风荡漾。台上许多军官，全装盔甲，立着看守。那架子上许多鲜明杂色令旗，又有乐器金鼓。台下如意顶帐篷内端坐着掌旗鼓的兵部尚书，旁边无数人伺候着，中间一条黄土甬道从龙墀起，望过去杳杳茫茫的，直接到照墙边。照墙上好似彩画着五云捧日。那时太阳离地，晓雾尽散，教场里静荡荡的，存着那二十万大军，毫不挨挤。只见那些军官兵丁都全装着，却不归队伍，也有立的，也有走来走去的，也有坐在草地上说话的，纷纷乱乱。那些战马都背着鞍鞯，散放着地下啃青。那些大纛^④旗帜，却都归队伍按方位齐齐整整的插在地下。又只见密密层层，成千成万，无数的帐房，一带一带的鱼鳞也似比着。说不尽那旌旗耀

① 轱(zhěn，音枕)恤——悼念，抚恤。

② 瘘(yì，音义)——掩埋。

③ 墀(chí，音迟)——台阶或台阶上的空地。

④ 眇(dǎo，音到)——古代军中的大旗。

日，剑戟如林。范天喜要引着二人到上面丹墀上去看，关防得紧，那里敢上去，只好在外边各处探看。

正看时，只见远远地照墙脚边一骑马飞上来，须臾到教场中心。乃是知阁门事的军官，手执一面黄旗传谕道：“车驾启行！”那教场里各路将弁都云收雾卷的归回本阵，排齐队伍，对立着，露出当中的一条御道。少刻，照墙外又来了一阵马上官员飞奔上来，都是御前供奉捧日、天武左右四厢亲军，转到九间大殿后面去了。又等了许久，只见照墙边浓烟冲起，扑通通的九个号炮响亮，卤簿^①仪仗到来。教场里静悄悄的，谁敢做声。御前驯象一对一对的，从照墙两边分头进来。象队之后都是神龙卫兵马，豹尾枪排得麻林也似。羽林军后，尽是左右金枪班。殿上撞钟伐鼓；这边将台上大吹大擂，鼓角齐鸣。兵部尚书率领部属都到甬道边立着，伺候接驾。金枪后面，黄罗伞盖，龙凤旌旗，自有那些内官掌管。当朝太师蔡京全身朝服，骑着高头大马，做那车驾的前驱。一派仙乐嘹亮，提炉内龙涎香袅，导引着九龙宝辇^②。那辇却是空的，官家并不亲到。辇内一张金龙交椅上盖着龙凤披罩，三十六个校尉抬着那辇。陪辇大臣乃是同平章事赵忭^③，领枢密院事枢密正使童贯，经略大将军种师道，殿帅府掌兵太尉高俅。辇后又有无数随扈的精兵猛将，按部随班进教场来。二十万天兵分两边齐齐的俯伏。

蔡京到龙墀边下马，就那御道右边与兵部尚书对面跪下，赵忭、童贯、种师道、高俅都按本位夹御道跪下，俯伏接驾。法驾直上正殿，转身朝外大座。龙墀下又飞起九个号炮。鼓吹已罢，蔡京等众大臣都上金阶，依班舞蹈毕，分列左右。蔡京代天宣旨发放，当驾官高喝“起去”。二十万天兵齐呼“万岁”，震天震地的一声，一齐立起。卤簿仪仗分头撤去，各营兵马倒卷下去，各归本营。那些帐房都变了十八座大营，中间一座御营；霎时间二十万众收尽，营门都闭。教场里不见一个兵马，静荡荡的只有十九个大营寨。戴、周二人，都把舌头伸出缩进。范天喜轻轻的道：“就要操大阵也。”许多时，只见那兵部尚书顶着阵图册本，到龙墀上跪着进上，当驾官接了去。殿上喝声“下去”，兵部尚书便到将台上伺候。须臾蔡京代天传旨，喝叫开操。只见种师道、高俅二人早已捧着那上用的令旗、令箭，齐到将台上来。兵部尚书领了旨，就传令开操。将台下又一连三个号炮响，鼓角齐鸣，那两旁十八座营门大开，马队当先，徐徐而出，到了界限，一声鸣金，齐齐的收住。只见三通鼓罢，将台上黄旗招麾，马军队站在第一层；红旗招麾，大炮鸟枪队站在第二层；蓝旗招麾，弓弩队站在第三层；黑旗招麾，刀牌队

① 卤簿——帝王出巡时在其前后的仪仗队。

② 辇(miǎn，音捻)——皇帝坐的车。

③ 忊(biàn，音变)。